副刊 文藝天地 Feature 香港文匯報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三日（星期日）辛卯年正月十一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板　蘇小柒

作者簡介：專職作者，現居山東省青島市市南區。

我遇見你 在你還青春年少的年紀

夜未央。一如既往。

文森放的曲子是《Fifteen》。這首曲子很新。Taylor的聲線甜美明亮。節奏簡單流暢。這樣的音樂讓人有直覺上的喜愛。不需要仔細聽英文的涵義，情愫便在這樣的節奏中緩緩流出。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

角落裡的暖暖小姐美得像童話一樣。潔白的褶裙，齊齊的劉海，莞爾的笑。

文森走過去：「Hello young girl.You're fairytale. What would you like ?」

「謝謝。芝華士兌綠茶。綠茶要多放啊。」 暖暖微微笑。

然後又問和她同座的姑娘。「And you ?」

「來杯雞尾酒好了。女士暢飲的那種。」

「OK. Wait a moment please.」文森點頭示意。

這是他們最早的相遇。在森開的這間並不寬敞的小酒吧。名字叫做夜未央。

那年文森30歲。暖暖16歲。

酒吧賺錢不多但森很欣慰。每日看到這些或行色匆匆或面帶微笑或心灰意冷的人們進來喝酒聊天聽音樂。時間久了，他漸漸地知道每個來到這裡的人的心裡的故事。而他們也樂意與森分享和傾訴。當然這也包括暖暖。

暖暖是一個父母離異的單親女孩。她看起來要比其他同齡女孩成熟另類——戴假髮，打眾多耳釘，唇釘，眉釘。或許她在掩飾什麼。只是模樣可愛乖巧。這是森看到的。

她喜愛一位蘇姓姑娘。就是那個偶爾會和她一起來酒吧，只點雞尾酒的女孩。卻是暖暖小姐的男朋友。

這種愛戀森是理解的。她的成長需要太多的關懷。

有一次暖暖喝醉酒摟着蘇姑娘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嘴裡還罵蘇××，你這個無性繁殖的混蛋。等她安靜下來又開始輕聲地哭泣，親吻着相互撕咬的嘴唇。

暖暖時常在酒吧待到深夜。除了和森交談之外也不和別人說多餘的話。喝的東西並不固定。洋酒，飲料，啤酒，果汁都會點。森會耐心地聽她點單，偶爾還會推薦一些飲料給她，卻不推薦酒水。

有時暖暖會去吧枱點歌，有時還會要求森唱。森一邊唱她就在旁邊輕聲跟着和。然後她看着森嫣然地笑。

森並不說一句話。他只換幽藍舒緩的背景燈陪襯這些場景。

I'd like to make myself believe.
That planet earth turns slowly.
It's hard to say that I'd rather stay.
Awake when I'm asleep.
Cause everything is never as it seems.
When I fall asleep.
……

Vivian是森在ICQ認識的。他們在一個城市每天穿行卻不曾謀面。

某個陽光溫暖透過櫥窗落到森臉上的午後。他們在ICQ又見面了。

她告訴森她暗戀一位大齡男子。斯文乾淨彬彬有禮，讓她一下子歡呼雀躍心生歡喜卻無法表達。

森開玩笑說：「你們見過嗎？或者我們見過。」

Vivian笑。或許見過吧。可是我很糾結。我是Les。不知道如何去和男人相處。我很早熟也很自卑。13歲的時候就和一位素不相識的男子發生關係。瞬間巨大的疼痛讓我懼怕。而女子間柔軟的親吻和撫摸帶來未曾有過的愉悅。讓我感到溫暖和喜歡。

森說我們應該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過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依附於某個不確定的載體。現實給我們的常常是一個空洞。這個空洞需要自己來填充。

是啊。我曾以為只要擁抱就可以取暖。可是我們擁抱着也不能幸福。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只有撫摸的愛讓我想到小時候的我與媽媽。

在人與人的世界裡，溫暖和眼淚交織。我們只有不停的行走和尋找。此間的走失和領悟才是真正屬於你的東西。

與愛無關，與性別無關，與他人無關。

正如這耀眼的陽光。它溫暖照亮我們的同時也深深刺痛了我們。

艱難感動。幸福並且疼痛。

暖暖似乎突然消失了。再也沒在夜未央出現過。只留給森記憶裡的一個輪廓。

這記憶延伸得漫長，長得足夠令乾澀的花瓣紛紛散落。

若干年後，滿臉胡茬的森收到一張署名Vivian的明信片：

墨爾本晴。塞浦路斯。東京下雨。淋溼巴黎。你那邊幾點幾。

文森。你是否還記得過去與你喝酒唱歌暗戀你的那個頹靡女孩。

她現在長大了。也明白了。無論走得多遠多難，幸福都會綻放在心間。

夜未央，一如既往。

森的思緒隨着音樂徜徉。

我遇見你。在你還青春年少的年紀。

你揮舞起白被單就相信自己能飛翔，你的劉海蓄得恰好可以吻到眉。

我想遇見你。在我遇見地獄之前。

第一年我見你，你垂頹廢的眉，宛如當年的我。

第二年我見你，你揚銳利的嘴角，我知道你已經走出了陰暗的境地。

第四年我見你，你提着皮箱在沙漠之間旅行，尋找想要的東西。

我若再見你，就是下一個輪迴。

只是剎那裡的剎那，比不得冗長的時間裡重複的片段，一而再，再而三。

然後揮揮手，離開。

經年的歲月順着胸口畫一個無常的八卦，鎖了真實的溫度，聲音漸行漸遠。

試筆　悅飛

薔薇月令

魚玄機，女，晚唐詩人，初名魚幼薇，字蕙蘭。

一月，是西洋的新年，也是中土之歲末。在生死模糊黑白不分的時間，詭秘的艷香正在孕育，薔薇種子被沉甸甸的土壤壓着，卻已心懷鬼胎，為即將要驚豔世人的粉臉梳妝打扮，練習着或是惹人憐愛，或是目空一切的情態。

二月，薔薇枝芽萌動。慵懶地瞇起眼，貪婪而高傲地擄奪灼熱的日光，彷彿所有的一切，本來就屬於她。

三月下旬，展葉。柔軟的綠葉，是佳人遺落的輕紗，只可遠觀，不可褻玩。

四月下旬，現蕾。花骨朵被嚴密地包裹着，看似稚氣青澀，然而頂端的瓣邊，已急不迫待探出頭來，粉嫩水靈的花瓣，在和風中半是嬌弱，半是招搖。「根老藏魚窟，枝底繫客舟」之句，竟出自十三歲的少女之手，如此詩才，叫溫庭筠大喜過望收之為徒。但又有誰能料到，這是福，還是禍？

五月，盛花。花瓣撐破束縛，嘭，最外層的深紅綢緞向外延展，似纖弱的手指緩緩張開，指縫間透着紅光，細碎的紋絡泛起教人憐愛的嫩黃。內層的花瓣較鮮，也許是害羞，也許是傲慢，她未有繼續綻放。多情的新科狀元李憶卻吻着她耳垂輕輕吟喚，夫人，夫人……她渾身酥軟，身不由己倒在情郎的懷裡，彷彿這十四年來，只為了他活着。

六月，蛻變。垂下的花瓣邊，這一刻還是閨中少女害羞得不敢抬起的臉，下一刻，便已是少婦捶在愛郎肩上撒嬌的玉手。陽光，雨水，愛情，歸宿，一下子都在眼前，任君享用，幸福似乎是無邊無盡。

七月，膩人的霧水輕易散。清涼的夜，幼薇獨枕玉臂，「憶君心似西江水，日夜東流無歇時」，往往徹夜無眠。凌晨時分，鹹澀的露珠被蒸掉，遺下淺淺的痕。李郎回鄉已有數月，能說服出身名門的元配嗎？

八月，全盛。原先開放的花瓣長得堅硬了，早在他送我到道觀那時，我便該料到已被遺棄，怎麼還相信他會來與我相聚，怎麼還相信他會與我終老呢？第二層，第三層花瓣迅速張展，那種侵略性的美，像火山噴發，不要命地拚盡最後一口氣把滾燙的岩漿推向森林推向人群推向那個薄倖郎那個容不下她的潑婦！然而，她的腳被硬生生地拽住了。任她的美再霸道，也離不開花萼的爪鉗。這是命，這就是命。她注定要眼睜睜看着自己的悲劇如何成就人家滿溢的幸福。那麼，然後呢？然後就在這間破道觀裡垂垂老去鬱鬱而終嗎？

唷，那不是太浪費了吧。

八月的雨下得特別狠，豆大的水遇着花兒卻溫柔起來，滑過嫵媚的臉，匯集於風情萬種的懷抱，徘徊，遊走，最後，花簪玉珮傾瀉一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啊，水珠叮叮噹噹，不亦樂乎。

這樣的花兒，已經不應稱作薔薇。燎原的血紅燃起無止的慾望，微彎的花瓣似是拒絕又是逢迎，沉厚詭秘的暗香是玫瑰的挑逗。咸宜觀觀主魚玄機詩文候教，哪個風流才子不拜倒石榴裙下？道觀一時間香火鼎盛。

九月，盛極，而衰。花兒終於用光她所有的氣力，花瓣的邊緣漸軟，漸黃，漸垂。韻味的暗香隱隱然藏有腐臭。陳公子，你說，我好，還是我師父好？她最寵的侍婢向她最愛的男人逼問，少女的嬌嗲遠勝出谷黃鶯。你好，你比她年輕。完了，完了，花兒再也支撐不住了。

十月下旬，落葉，冬季休眠。二十六歲的魚玄機因殺害婢女綠翹，被判死刑。

十一月十二月，光禿的枝條靜默無語，血色的玫瑰香消玉殞，漸被遺忘。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短載　米麗亞

作者簡介：寫古體詩、散文和短篇小說。作品曾刊載於《菲律賓商報》海韻文藝副刊與《聯合日報》菲華文藝

金釧阿嬤

1. 金釧阿嬤像往常一樣，老人家渾身上下拾掇得整整齊齊，銀灰色的短髮波浪有序伏伏貼貼的梳向耳後，唇角和眼尾淺淺的幾絲笑紋令她看起來總是笑眯眯，就像看到了廟裡的菩薩。富富泰泰的抹了薄薄若隱若現的香粉，一點也不顯老。那雙三號的解放腳（纏足後放開天足）和精緻的繡花鞋在街上碎步如飛走動總惹人多瞧幾眼。只是我有點納悶，今天是她丈夫出殯，棺木還停在眼前，老人家怎麼還穿紅花上衣？薄施脂粉？小說上看到的她們那一輩人不都是「丈夫是頭頂上一塊天，死了丈夫塌了天？」

   吉時快到了，只見她走近棺木，叫工人掀開棺蓋玻璃，老太太把早已準備好的兩塊分別為乾濕、上面印有佛號的大手帕拿出來，乾的蓋在亡者臉上，口中唸唸有詞：「許草諒你黃泉路上沒臉見爹娘，一路莫看四方莫躊躇。」另一塊濕手巾對角各打一結，放在亡者手指邊，繼續說：「許草你手提咱人水（華人給的水），下世莫再滯留番仔窩（沒有華人的菲人聚居處）……我聽了不覺鼻子酸酸。工人蓋上了棺蓋。意想不到的是這告別式竟還有續集。

2. 她雙手按在棺蓋玻璃上，眼有霧花的大聲略帶滄桑半說半吟的訴着：「阿彌陀佛！許草你快快去出世好厝人子孫，從今千萬莫再和阮交支連（不再和我有牽扯），今生阮（我）已替你有始有終將（把）前世欠你孽緣冤債還過頭（超過應該的），以後各人走各路，你走你的天雩路，我走我的菜市道，袋袋人（世世代代）別再窄路相遇頭（別再相逢）。」我忍俊不住噗哧一笑，趕快縮着脖子用手掩住嘴巴，偷眼的瞟了四周，幸虧都是如夫人的菲皇親國戚，沒有人注意我，也沒有人聽得懂。我發現旁邊兩個出世仔孝男（中菲混血兒）正指手劃腳望着他大媽揶揄的訕笑，他們聽不懂。只是中國話令他們覺得滑稽，我心裡真替已閉眼的許先生喊冤，一生戎馬盡付流水，枉甘當狼心狗肺陳世美，竟然是：「吾把真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正應了她老母親當年懊惱媳婦遲育時說的那句話：「去給番仔添丁。」

3. 我趕快合掌連連稱誦佛號：「阿彌陀佛……」強收起妄念，攝正心神，為剛才對亡者大不敬的那一笑懺悔，深深的一鞠躬，虔誠的默念着：「許自草先生，一路好走！保佑您後裔識得中華路。」佛號沒有讓我的心碧波似鏡，妄念還是在腦中風起雲湧，現實中看過形形色色的告別式。有年輕的寡婦慘切哀淒，雙目盡赤的血泣，有臨老失去伴侶的滿臉落莫，雙眼滯呆的老淚縱橫。今天這穿紅花衫薄霧蒙眼的節婦「起棺吟」可謂獨樹一幟，前無古人。想不到鄉音方言不光吟得字正腔圓，令聽者心領意會箇中辛酸，那一代人的認命……她訴說着心中的怨恨，但今生都認定這個郎，儘管他已去如黃鶴數十載。若有哪位賢妻家中紅旗不願倒，外面有彩旗飄飄的貌合神離花心郎，或是為了兒女湊合着的深閨賢內助，必會同仇敵愾的共掬一把清淚。

4. 丈夫出殯送行的人群剛出巴示（殯儀館名）大門，老太太便拽着我的手急不及待穿過馬路街對面軸店結帳。老闆一下閃了神。這老太太不會是頓失良人，一時傷心糊塗？怎會丈夫出殯時花枝招展穿紅花衫？但納罕儘管納罕，老闆在這裡開軸店數十春秋看盡「人間正道是滄桑」，也看過多少「雨夜獨傷情。誓誓旦旦再續來生未了緣。」更多的是白髮蒼蒼悲斷弦，一生相濡以沫忽陰陽兩隔的無奈和淒涼。所以亦就見怪不怪若無其事世故的數着他的「披索」（菲幣），口中應酬的說：「不用急着結帳，這不人才剛出門？」我想這老闆比醫院還是可愛得多！小夥計心直口快的問：「我們中國人不是要喜事才穿紅衫？」老闆急飛了小夥計二個衛生眼，一邊說：「你懂什麼？人家是老喜喪！」打發小夥計另外公幹去了。喪家是他們的財神爺，哪能哪壺不開提哪壺？他們愛穿金衫都不必自己鹹吃蘿蔔淡操心！只要有社團多來祭，孝子賢孫多燃金銀紙（冥鏹），特別是亡者庫錢要帶齊。自己只要適當時候表示那一天能說十八遍的同樣安慰話，最重要的是那句：「人最終都會走，只是先後而已。」往往能一語定江山，喪家都能從意馬心猿的悲傷中暫時平復。自己也就功德圓滿了！　**（待續）**

詩意偶拾　鄭煬康

掠影

NG
這部電影未曾上映就要落幕了
我知道，再如何NG，再如何剪輯，只會讓演出者更加疲憊
對一組美妙長鏡的追求，忘乎所以
片段終於找不到瑕疵，可菲林已經用完
或許，下一次演繹，會更完美一點

Sand
他牽着沙子，她牽着沙子，走在海邊
海浪帶來一線的泡沫，也抓住了沙子
鹹澀的海水淹沒腳板，他和她對視，浪給予最沉默的配樂
風輕撫着彼此的衣衫，把長髮帶到唇邊，他閃爍起淚光
他牽着空氣，她牽着空氣，走在海邊

Stone
斷崖的石頭上刻着海枯石爛
風吹過，雨打過，字的勾勒變得圓滑
泥土隱瞞了字，白雪包裹住石頭
斷崖被浪擊漸漸侵蝕，石頭落入大海
洗走泥土，融化白雪，石頭上刻着海枯石爛

Ice
我拚命地跑向妳，然後用全力抱着
然後吻住妳的唇，然後眼淚從妳我的臉頰上滑落
我閉上眼睛感受的妳的熱量
忽然妳將我推開，我訝異地睜開雙眼
才發現我踢開了被子，在黑夜中瑟瑟發抖

Chair
夕陽的餘暉拉長了長凳的倒影
走過去，坐下
沙上有印，光中有影，水中有鱗
浪一層一層疊上，狼叼着木頭往森林走
小睡一會兒，等看海枯石爛